

考試佳話

王若存書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全書兩厚册

洋洋十萬言

五倫與八德

包括均在內

在人間可稱第一部善書

全部祇收特價洋一角五分

物猶如此一書。係廣豐徐白舫太史所輯。內分一十四卷。計孝友鑑、忠義鑑、貞烈鑑、慈愛鑑、恤孤鑑、存舊鑑、踐信鑑、守廉鑑、翼善鑑、救難鑑、酬德鑑、雪冤鑑、知幾鑑、通慧鑑等。總其數百篇。每篇加詳加詩。一以物類之美德促進人類之覺悟。真是以護生之旨。包括五倫八德之大。而五倫八德之中。尤無處不以護生之旨為勸。誠字字血淚。句句哀音。殊足感天地。泣鬼神也。余於十餘年前。偶見太上寶筏圖說採錄是書數篇。即時抄錄翻印。認為至文。不意於今庚承太史之同鄉林鍾時居士。投稿本報。偶引物猶如此之旨趣勸世。余即致函請林君代覓。旋蒙見惠一部。十年願望。一旦獲償。誠無限欣幸也。余日夜勞形。心苦莫名。惟校對是書。雖均屬斷腸之文。足堪令人墮淚。以無窮寫畢肖。故不但不覺其苦。而反起人激昂之心。蓋太史筆墨之靈所由然也。用特注意描化殘忍為慈祥。轉戾氣為太和。天下之大。是所望於仁人君子之廣播也。太原寒世有不能

上海霞飛路嵩山路
口三層樓洋房
道德書局謹啓
電話八二七四號

考試佳話

道德叢書之九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上編 得名類

三場曳白

一枝秃筆

偶然中舉

卷出箱中

卷移案上

現成舉人

血跡頓失

拮据入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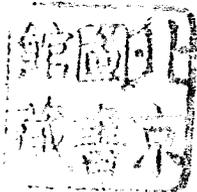
倉皇投卷

草草完卷

便宜功名

提早一科

放生



連中三元

隨處方便

隨事積功

崇義可風

衆去獨留

不談人短

小善必揚

常存仁恕

天理難欺

謙光可挹

父子同登

科甲綿綿

盡心教徒

丰神頓異

成全婚媾

三却奔女

月白風清

正氣可嘉

懼累陰德

遇色不淫

恐驚天神

不可不可

勸善上進

畀金救溺

中編 復名類

痛自懺悔

深自悔悟

深自悔厲

誓改前非

悔恨自責

猛省改悔

洗心節行

改過自修

恐懼修省

猛省回頭

力行善事

復畀科名

下編 失名類

卷書告字

卷書狀字

卷有三字

不敢完卷

結句駭人

卷爲粉碎

店主不禮

假冒虛名

行止有虧

受人賄賂

恃才傲物

誤人終身

以此除名

卷有四字

不成一字

無母之人

三不羞

革退舉人

神告勿取

受賄殺人

逢人詆毀

處館曠職

誤人子弟

二則

天榜除名

科甲削盡

削盡祿籍 涎色

父母飲恨

凌虐寡嫂

悔無及矣

冤孽相尋

解帶自經

墮卷妒人

天削祿籍 拆婚

潦倒終身

路人視親

荒淫者戒

妻忿而縊

碎磁刺喉

為惡不悛

黜涉靡定

考試佳話

目錄

考試佳話 道德叢書之九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上編 得名類

三場曳白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

欲握管。恍惚夢神阿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棼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而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己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啓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膽。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知已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

子。代。人。作。家。書。天。遣。予。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一。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一枝秃筆

浙有二生俱春秋有名。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秃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寫畢。仍秃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仍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不得終場。秃穎生竟魁選。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彼。

偶然中舉

明狀元曾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默。若無能者。衆舉人取書疑義問之。曾俱遜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爲曾偶然。已而衆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卷出箱中

宜興縣穆大勳。順治辛丑進士。甲午舉於鄉。年十九時。本房郝紳翰取卷已足。餘卷束置竹箱中。中秋之夕。已就寢。聞箱中剝啄聲。疑爲鼠。卷解部。恐嚙損。呼吏啓箱視之。無所有。仍鎖訖。俄而聲又作。復令啓視。遂束抖檢。卒無他。姑置之。明晨則見一卷從箱口移動。而出。少許。郝乃大駭。指示諸役。役盡驚起。箱出卷。亟加品題呈

主考遂取中。出闈後。大勛謁謝。適舉子三人同見。甫就座。郝公亟問孰爲穆兄者。大勛應諾。公曰：「子之獲雋也甚異。」大勛罔測。公曰：「兄平生有何陰德。」謝無有。問其父若祖。謝如前。公曰：「必有陰德。試詳之。」大勛乃曰：「只有一事。或合天心。某父爲外郎。敝邑某鄉三村鼎立。某宦欲造墓其間。三村尼之。不果造。宦啣之。張提臺在鎮。宦爲言三村構叛。已得令發兵屠勦。令下邑。邑侯召某父語之。父言：『今若日中往。將竄散。須夜半可勦絕無遺。』副令也。一侯以爲然。父急屬密戚徧語三村。大兵至矣。可速去。三村人遂竄走。兵以二鼓行。不得一人。所屠牛羊犬豕而已。」郝公向天拜曰：「有此陰德。誠宜顯報。子闈中得子卷。其異爾爾。子年少登科。行將成進士。須做好官。福正未艾也。」辛丑登第。宰於嘉善。

清惠有聲。

卷移案上

甫田林某會試北上。道經吳江泊舟高樓下。夜半樓中火起。一露身少婦。從樓窗躍出。墜林船。林見其寒。解狐裘。令自擁之。謂曰：「爾少婦。我孤客舟中。不便久留。」乃載往彼岸。送至僻處。揚帆竟去。是科成進士。偕一吳江同年謁房師。房師詰林曰：「初閱賢契卷。棄之。旋夢至公堂。見關夫子批卷面云：『裸形婦狐裘。裹乘燭。達旦。爾與我晨起。見此卷已在案上矣。』子必有大陰德。可告我。」林述前事。吳江同年忽下拜曰：「墜樓人我妻也。是夜我他出樓下。一婢一嫗。俱爲灰燼。度樓上亦不免。平明蹤跡得之。見狐裘燦然。疑有私。斥歸母家。不意年兄活其命。又全其節。」房師唧唧歎異。

并命同年生亟。歸合破鏡焉。林後官至侍郎。子孫累世登第。一念無邪。登進士官侍郎。世科甲。神明與之。房師異之。同年拜之。天下敬之。後世傳之。榮孰甚焉。略一涉邪。不知若何墮落矣。此際必當猛省。

現成舉人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小橋窄。一女子探親過之。墜溪中。程急遣人挾救。衣履盡濕。不能歸。程命妻爲之烘燎。日暮移宿館中。令妻與同宿。旦日送歸。舅姑聞之。曰：「媳非完女矣。」議解婚。孝廉力白其事。乃止。既嫁一年而夫亡。遺腹生一子。孀婦紡織教讀。嘗流涕語之曰：「汝若成名。當報程孝廉先生之德。」其子弱冠發解。丙辰試京師。卷已完。忽大哭。程適與鄰號。問之。少年曰：「文頗

蒲志就燈檢閱。不意焚落數行。成廢卷矣。程曰：「子既無用。盍畀諸人。」少年曰：「謹以奉公。」程卽錄入卷榜。發果上第。少年詣問曰：「公豈嘗有陰德乎。天故以我文爲公成名也。」程曰：「陰德則何敢。第憶二十年前。曾救一溺水女子。夫家致嫌。欲棄之。我力誓無他。得復諧合。惟此事少可自慰耳。」少年涕泗伏地曰：「先生卽吾母恩人。」

血跡頓失

灤河汪邁陶明末諸生也。赴歲試。中途爲流寇所獲。以其文士。命司簿籍。汪佯應之。尋俘一女子至。頗媚好。強汪納爲室。詢之。乃灤河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寢。一夕乘諸賊醉臥。爲女子易衣冠。攜之潛遁。抵某村訪其居。止叩門而入。其母自失女後。日夜泣。見女驚

喜問汪姓名。不告而去。後應順治戊子鄉試。卷面忽汚鼻衄。時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一叟立簷前曰：「三載辛勤。何自棄也。」汪告以故。叟曰：「易易耳。」舉袖拂之。血跡頓失。汪驚詢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承君誼。聊效結草之報耳。」言訖而滅。是科領鄉薦。江南某中丞聞其名。延入幕府。頗蒙信任。適讞重案。犯家啖汪三千金。求爲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遠大。肯以糞土物。刈吾蘭桂乎。」卒卻之。後其子成進士。與世書香弗替也。

拮据入場

清楊雪椒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還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

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

倉皇投卷

吉水羅倫篤志潛修。家貧甚。太守囑屬吏周之。謝不受。三十舉於鄉。赴禮闈。僕於旅舍。拾一金釧。匿之。行數日。公患貲缺。僕因出釧告以故。公大驚。欲親送還。僕曰：「恐悞試期。」公曰：「此必婢嫗遺失。萬一拷逼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毋使人死於非命也。」返至其家。主母方笞婢。夫又詬其妻。妻憤欲投繯。婢亦欲自盡。家如羹沸。公出釧還之。卽刻起行。觀者咸稱爲狀元。至京已二月四日。倉皇投卷。遂魁天下。

草草完卷

仁和朱子元勤學砥行。樂行善事。壬午春以科名事禱。仙降鸞批曰：「大凡中科第者。必其先世積德。自身無缺行。方得登第。臨時猶覈檢善惡。嚴於裁取。子自是科目中人。還要細查功過。尙有待。」至七月再禱。則示曰：「子今科中矣。」一時子元以未獲錄科爲疑。仙曰：「子有二善事。感動天庭。其一竭力安葬兄嫂四柩。其一爲平民挺身訟冤。既拯彼難。絕不受私。」此子元春夏間所行事。聞之悚然。已而大收。子元抱痢不能往。子弟扶掖以入。草草完卷。出場中六十九名。

便宜功名

順治丁酉。科場之役。天下震懼。忽金陵一老僧。倡言於市曰：「我

有買舉人門路。極便宜。極穩當。又不怕敗露。孰從我買。一或疑其癡。姑訊之。僧曰。一買舉人常價須三千兩。我只要三百兩。又不消一時兌出。豈不便宜。保人得力。百不失一。豈不穩當。天做賣主。朝廷亦管不得。那怕敗露。一問其何說。曰。一三千功求舉人。袁了凡之定價也。布施錢百文銀一錢爲一功。蓮池大師功過格之定法也。舉成數而言。三千功當用三百兩。還有不費錢之善事。亦有所費。錙銖而功德無量者。名爲三百金。其實不消數十兩。便可功行圓滿。此便宜之說也。人若有願。天必從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何況場屋神靈活現。豈有積德求名而終身不遇者乎。此穩當之說也。行賄關節。全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機便泄。而積功行善。則惟恐人之不知。天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此不怕敗露之說也。一問何

人作保曰：「一心是也。善心不堅，則保人不得力。雖價錢如數，天亦未肯卽賣。若念頭果決，雖止半價，天亦將賒與之矣。」由是觀之，求登科第，本非難事。况有放生捷法，事半功倍，人人可行。卽人人可以得第，特患人善念不堅，功行難滿耳。心誠求之，則張陶二公所費不過數金，而鄉榜同登矣。徐公用三十金，不特舉人改爲進士，縣尹且轉爲方伯矣。其機至捷，其效如神。欲登雲路者，盍取法焉。

提早一科

放生

會稽陶石簣與友張芝亭俱慈心愛物。一日同過大善寺，見鱖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放，奈力弱，兄盍倡募成之。」張卽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

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果中張亦中。

連中三元

青州王曾赴試京師路遇母女二人哭甚哀問之曰「少官錢四萬止有此女將賣之以償旦夕分離所以悲耳」王謂其母曰「盍賣與我」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其償官約以三日娶女逾期不至其母訪至王所已行三日矣留書一封令其擇配後連中三元。

隨處方便

某生赴京兆試夢其父曰「冥司命我巡視科場矣」子問已功名父曰「終身秀才」子泣拜求之父曰「汝能效鎮江太守葛繁爲人便可奪命此外無法也」是科果不第乃謁葛師請之問何陰德見重幽冥葛曰「余生平喜行方便利人事日必四五條

今四十餘年。未嘗怠。生問如何利人。葛指坐間踏子曰：「卽如此物置之不正。便蹴人足。予爲正之。若人饑與食。渴與飲。言語聽作。有可利於人者。隨時隨處皆可爲也。」一生拜受教。力行數年。聯捷登第。

隨事積功

薛玠舉進士前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二老曰：「你止道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騭。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絕小者汝曾祖也。」玠甦爲述其語。因隨事積功。子孫皆登第不絕。

崇義可風

桐邑生陸日新正貢乃沈惟藩也。因跌損。縣學送陪貢。陸生就試。沈自揣狼狽。語陸曰：「我當讓君。」言訖淚下。陸惻然曰：「兄病尙可瘳。何遽讓我一值洪宗師考。陸扶沈至案前稟曰：『沈某昨偶跌損。正在調治。幸寬試期。』學院贊美。從其所請。沈得貢。選舉訓。後陸亦貢出仕。壽八十餘。子懋元登乙丑進士。

衆去獨留

江文輝爲諸生就試。友人馮旋墮水死。同伴以試迫散去。江獨留殮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畢。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不談人短

程皓性周慎。生平不談人短。每於朋輩中。見有譏彈人者。輒徐辨曰：「一恐告者過耳。」更說其人美事以實之。後聯登甲第。官刑部。

郎中。

小善必揚

趙籍與人交。見人有小善。必表揚之。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爲。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爲。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上壽。二子俱成進士。

常存仁恕

楊旬爲夔州推司。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有子入試。夢神告曰：「汝父陰德有感。汝將貴。須改名椿。」果中第六。會試前。又夢神預告以題中九十六名。殿試奪天下魁。旣榮歸。旬示以三囊。開看第一囊。有二十九文。當三錢。第二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則萬餘小錢。椿問其何用。旬曰：「我數十年來。詳謝罪囚。有從死罪。減爲

流徒者卽投一當三錢。有從流徒減爲杖徒者。投一折二錢。有從杖徒而改爲釋放者。投一小錢。今汝僥倖皆食此之報也。爲官日宜體此意。常存仁恕。一椿拜受教。居顯秩有聲。

天理難欺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闐之聲。曰。一狀元榜出矣。一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一人心易昧。天理難欺。一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一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一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一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

不容也。一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一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初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

謙光可挹

袁了凡曰：每見文人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挹。辛未計偕。同袍十人。惟丁敬字最少。極其謙恭。予謂費錦坡曰：「此兄必第一。」費問故。余曰：「惟謙受福。今十人中有恂恂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小心敬畏受侮不答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天地鬼神方將佑之。豈有不發。」果中式。丁丑在京。見馮開之。虛已斂容。大變少年之習。其直友李霽岩面攻其非。未嘗以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根基。兄如是。今科決第矣。」已而果然。壬辰入都。見夏建所謙光

逼人歸告友人曰：「凡天將發其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也。」及榜發果捷。

父子同登

范元之貧士也。與其子過江。見岸傍有遺金一袋。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故命綦重矣。而往往以殉財死。匿之不忍。我與爾在此。守待。」俄見一婦哭而來曰：「夫久繫獄。昨變產營救。急遽亡此。夫命休矣。妾何生爲。」父子驗實。還之。明歲同榜登科。

科甲綿綿

仁和許堯堂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維新公以下。皆佐幕。多陰德。故其後科甲綿綿。爲浙省之冠。堯堂之子鉞。乾隆戊午舉人。

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位不甚顯。又多積德。是以身享奇福。蓋五世同堂。五子登科。皆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兼而有之。非其德之至盛而能然乎。學范之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庚申舉人。己巳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丙子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乙未翰林。孫桂身乙酉舉人。曾孫之瑞亦乙酉副榜。學曾之子乃安道光壬辰翰林。是皆爲樂亭公後也。樂亭公之姪曾孫乃賡亦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嘉慶己卯科。與乃安同榜舉人。姪元孫立身辛卯舉人。謹身戊子與乃釗同榜舉人。癸巳進士。至於食餼游庠。每歲未嘗或間。殊令人豔羨不已焉。可見大福必從讀書積善中來。古人云。一小善報近。大善報遠。報近者福小。報遠者福大。報愈遠。言福

愈大。今於許氏見之矣。

盡心教徒

王誥應試文甚佳。遇一相士。叩之。相士曰：「君相清高。文才必美。但過寒。不能發耳。」發榜果黜。復叩終身。相士曰：「如君之貌。豈敢輕許。然相從心生。君種大德。卽能回天。」誥歸。自思家貧。濟人利物。不能爲矣。第我平日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今盡心教徒。或者亦是種德。三年後再試。復遇前相士。請相之。許其必中。誥曰：「何前云無而今云有耶。」相士曰：「我相人多。不能記憶。或者積善改變乎。」誥曰：「我寒儒。無錢積善。但蒙指示後。惟盡心教授生徒耳。」相士曰：「教人成德成才。便是大善。必中無疑。發榜果中。」

丰神頓異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云。『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年大宋遇僧於途。僧驚曰。『公丰神頓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郊曰。『貧儒焉及此。』僧曰。『肖翅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旬日前堂上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編竹橋以渡之。此豈是耶。』曰。『是矣。小宋今年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郊第二。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祁第二。郊後封鄭公。

成全婚媾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岫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謂曰。『汝中式矣。』示以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

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一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並無清晰批語。及主司刻試錄。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家曩有婢名三桂。有僕姓吳。因姦敗露。汝曾祖治之。幾瀕於死。吾力爲解勸。卽以三桂配吳。三十餘年矣。不意爲神明所鑒。貽福於汝。冥冥之中。因果真不爽也。一

三却奔女

陶大臨年十七。美姿容。赴鄉試。寓有鄰女來奔。三至。三却。遂徙他寓。寓主夜夢神語曰。一明日有秀士來。乃鼎甲也。因其立志端方。能不爲奔女亂。上帝特簡。一寓主以夢告陶。陶益自砥礪。後中榜。

眼。官至大宗伯。

月白風清

太倉陸容美丰姿。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信而返。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一遲明託故去。越數日有家書來。乃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甚盛。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報公。公益悚然。是秋中式。卽聯捷仕至參政。

正氣可嘉

松江曹生應試。寓中有婦來就。曹驚趨往。他寓借宿。行至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古廟中。擊鼓升堂。曹伏廟前。聞殿上唱新科榜名。

至第六吏稟曰：「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正氣可嘉。卽以補之。」曹且驚且喜。及揭曉果第六。

懼累陰德

金陵有一生應試。美丰儀。旅邸對門。有宦家女見之。屬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皆殺之。明日放榜。其不去之人已登第。因自喜。與家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籙矣。」

遇色不淫

溧水湯聘。順治甲午。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頭出。求觀音大

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聘已註名祿籍。云「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臯。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急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返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是。近來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卽甦。遂領鄉薦。中辛丑科進士。

恐驚天神

王華餘姚人。館於富家。夜深有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帖示之。蓋主人親筆云：「欲乞人間子。」公批於後曰：「恐驚天上神。」次日卽辭館去。明年其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起。主人訝之。道士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

見馬前彩旗上書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句。一次年狀元及第果王華也。

不可不可

餘干陳醫師嘗捐藥醫活一貧人病家感之。其母命媳伴陳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其婦色美而好淫。陳幾不能自持。遂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益堅拒之。天明乃去。後陳醫之子應試。主考棄其文。忽有人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其卷。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曰：「不可二字最難。」考官知是陰德使然。遂高中之。

力善上進

黃巖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爲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醵金刻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

界金救溺

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

陽事發矣。一驚悟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

中編 復名類

痛自懺悔

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首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爲釘鞋蹂躪粉爛。哭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爲圖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負笈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衾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

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親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綈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爲杭州倅。幕中乏人。吾寫書與汝。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倅歿。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建高牙。豎大纛。累裊而坐。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

至。一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深自悔悟

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一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一問其姓名。卽大書於壁云。一今年狀元是丁湜。一湜益喜。自負賭益豪。聞同榜兩蜀士挾多貲。卽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一君氣色大非前比。卽中榜亦無望。何況魁選。一急揭壁上書。嘆曰。一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一湜驚問故。術者曰。一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一湜悚然以實告。且曰。一戲事亦有損乎。一術者曰。一君莫

謂此事爲戲也。凡關係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減福。一混深自悔曰。一然則悉以反之可乎。一術者曰。一既發真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一混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冠榜。混居第六。

深自悔厲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卯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歿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婿貧。陰背盟。賄媒媪。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淑。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揶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迥異人閒。有數女郎。共繡一宮錦袍。問之曰。一新科狀元服。一諦視襟袖間。朱書二字。

乃已。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悲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是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字已盡滅。急問其故。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大魁天下。累秉方鎮節鉞。

誓改前非

庠生郎綸。綬性淫而慧。被姦之婦。多譽之。年逾四十。自知獲罪。無計挽回。聽命於天而已。適病後讀訓言。有云。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又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郎躍而起。曰。吾今有以自全矣。誓改前非。奉行衆善。凡有著作。借徑以勸人。數年貢入成均。子貴晉封。壽九十餘。

悔恨自責

石門鍾朗與徐鑛友善。順治辛卯元夕。徐之叔亦諸生。夢登高閣。見帝君執管點册。朱衣者傳唱。唱第一名鍾朗。帝君色怒。振筆勾卻。唱至十九名。則徐鑛也。唱畢。朱衣跪稟曰：「鍾朗事非其罪。」帝曰：「以將來心行定奪。今科榜首舉一嬰兒易之。」覺而述於鑛。至秋。鑛雋名次亦符。榜首余恂字孺子。則舉嬰之兆也。鑛乃語鍾以前夢。鍾悔恨自責。先是有婢懷娠。爲妻鞭責。致投水死。因詣水濱。招魂薦度。疏上文昌帝君。願行善事。以蓋往失。自此積功累行。孳孳爲善。甲午夏。夢婢曰：「上帝鑒君進德。復君祿位。婢有冤報。亦得請於帝矣。」鍾是秋領解。妻見婢如生前。謂曰：「相公方聽鹿鳴。納一豔姬於虎林。夫人甘之乎。」妻出而告人。人不信。婢

推之水。合家驚救無及。鍾登已亥進士。

猛省改悔

田某未第時。丰姿俊雅。里中女多奔之。遂避鄰郡之南山寺讀書。寺旁女奔之益衆。某心知其非而不能忍。忽見一神甚短小。初形之夢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曰。『汝原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行。猶不失爲進士御史。子孫半祿。』某猛省改悔。已而果第。官止御史。諸子享年六十者。自三十以後。卽貧困。徹骨七十五。俱以半爲差。

洗心飭行

吳江吳茲受爲楚令。入闈得歐陽生卷。已定魁。臨發榜。以一言刺目易之。卽歐陽同邑士也。其士來謁。年未弱冠。周曰。『君邑有歐

陽某識之否。」士曰：「鄰家也。」吳曰：「君有佳兆否。」士曰：「某父夢魁垣以亞魁匾額詣歐陽家。竈神出迎有婦蓬首白衣力挽之。乃移至某家。」吳曰：「君試偕之來。」叩之。曾與鄰婦通。婦爲夫殺。某幸免。後歐陽洗心飭行登順治甲午賢書。

改過自修

江陰張畏岩積學工文。明神宗甲午科。閱榜上無名。大罵試官。一道士在旁笑曰：「相公文必不佳。」張遷怒曰：「汝安知之。」道士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聲如此。不和平甚矣。文安得佳。」張不覺屈服。請教。道士曰：「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然造物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則自求多福矣。」張曰：「我貧儒無錢行善。」道士曰：「善由心造。力到便行。常存此心功德無量。卽如

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一張由是領悟。改過自修。丁酉夢至一闕。見試錄册子中多缺名。一吏語曰。一科第陰間三年一考。册內缺名。皆本該中式。因其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一指末一行曰。一汝三年來身心謹慎。或當補此。一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恐懼修省

壬午孝廉謝廷諤嘗語人曰。一吾昔於丁卯元旦。不出賀客。圖題作文。有某年伯來賀。直入書屋。云。一夜來夢觀天榜。見子名高列。必中無疑矣。一余疑其戲。及入闈。首題君子謀道章。恰係元旦所圖得者。心異之。謂夢當不妄。已而揭曉。竟見遺。是夕夢先祖告曰。一汝本今科中式。因有二事不好。致遭冥責。豈不聞百行孝爲先。

利己害人之事。儒者所當戒乎。今當勇猛自新。尚可復中。寤後追思五月間。曾污父衣。爲父所責。不合抵觸數語。又得賄數金。陷一人於杖。二事誠有之。因恐懼。修省。勉善不懈。閱十六年至壬午始獲雋焉。」

猛省回頭

萬曆壬子武進張瑋同某生應試南京。抵寓之夕。主人夢迎天榜。解元乃某生也。具以告生。生揚揚得意。主人有二女樓居。甫及笄。聞而心動。使婢招生。自樓縋布爲梯。生拉公俱登。及半。公忽猛省。曰：「吾來應試。奈何作此損德事。」急墮身下。生竟乘而上。是晚主人復夢天榜。見解元已易張名矣。大駭。具以告生。且詰其近作何事。生面赤無以應。發榜果然。

力行善事

項夢原初名德棊。夢已名在桂籍中。以汚兩少婢。爲文昌削去。遂禁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榜。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糝糊。下爲原字。旁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汝近來改行。故得復在此。『既覺。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已未會試。第一。皆疑夢中名字之爽。及臚唱。乃在第五。方悟合三及第數之。恰是八也。』且鄉會榜皆白。惟殿榜獨黃云。

復界科名

蕭山韓其相。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慕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界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答以試

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抵杭州。以遺才入闈。果中式。明年舉一子韓。每爲刑名幕友言之。

下編 失名類

卷書告字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而志不衰。年六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剪燭朗誦。正擊節時。忽一人褰簾而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字亦忘卻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展卷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試卷上一告字。墨跡淋漓。愕眙問故。生訴其由。乃納卷。

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卷書狀字

江南郁生負雋才。睥睨儕輩。七試膺首薦。輒爲主司擯黜。乾隆丁卯科入闈。脫稿後。文甚佳。自信必售。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明春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於我掌上。」生大喜。捉筆纔書一狀字。魁星倏反手。撲印卷面而去。遂登藍榜。以是懊恨而死。蓋生善刀筆。每唆人爭訟。代作狀詞也。

卷有三字

浙西某生授徒他郡。一夕歸家。疑妻有外遇。跳踉奮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斃。後在闈中。見妻掀簾入。蓬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尙望功名耶。」某稽首乞

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覆命。我卽去耳。」生捉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書於卷上也。

卷有四字

順治辛卯，蔣虎臣太史主試浙闈。見一卷甚擊節，業已定元。俟二場不至，傳詢外簾，知以卷面有好談閨闈四字被貼。榜發後，召本生詢之，云：「某亦不知，但坐號內見有婦人入號磨墨，未幾婦人去，而卷面已有此四字。」蔣大詫異，心知其平時必喜造言毀謗，而婦人有啣恨至死者，因爲子孫輩諄諄相戒云：「凡人有過，不可指摘，况閨闈乎。故談閨闈者，無論其事之有無，而罪必不可恕矣。以一言而喪終身功名，可不畏哉！」

不敢完卷

士子浙闈。有一婦人進號。隨走隨喚云。『東陽王二。』舉號大駭。以火燭之。遂不見。因挨尋至內。果有一王姓行二者。具以告。且詰其故。其人思之良久。曰。『數年前。聚族戲談。偶言及一村媪守節。以爲難信。婦聞之。憤恨而死。得無是乎。』因懼不敢完卷。收拾出號。墜階傷額。扶至寓。翌日卒。

不成一字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章。見者期以大器。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卽樗蒲酣飲。父責之不改。入闈之夕。康夢朱衣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率嚴訓。令老親終日憂鬱。上帝已黜子科名矣。尙望中耶。』康寤神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結句駭人

天門諸生聶某夙振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而辭焉。聶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一日聶方在書舍。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卽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扁額以答神佑。學使來鄧。歲試題爲我四十不動心。閱聶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冥差來拘。竟自勿死。」

無母之人

明詹公子某。因其寡嫂十八歲。守志撫養幼叔。恩勤倍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以寡嫂爲重。後不尊敬寡嫂。自是屢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一不善。臚唱日衆。薦爲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字。獨失母字。衆皆不見耳。一降第二甲。選縣令。二年不得其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惜哉。

卷爲粉碎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隣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

者耶。主司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紛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愧而卒。

三不羞

浙江呂盈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遇景覓句。到處留題。一誇博古。高談闊論。漫無根據。一誇家世。太公是其始祖。夷簡公是其近宗。人皆笑之。彼靦然自若也。因皆呼爲「三不羞」。時逢科試。偶得列名。遂欣欣得意。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矣。」赴省寓居湖側。日覽遊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按册狂言曰：「我登第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爲夫人。某女爲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佔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且妄興漁色。侵

產惡念已付火神處分矣。爾宜速遣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憶神語。退還租錢。善言婉辭。呂猶作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真無識之人也。一忿怒而去。遂遷寓僧舍。酒醉酣眠。燈煤落於書卷。延燒床帳。僧衆驚起。救出已半焦矣。不能入闈。扶病而歸。渾身變成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難與同住。另室而處。日賣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由此以觀。呂欲棄妻而反。爲妻所棄。欲佔人產。而自賣其產。嬌妻美妾。未曾到手。先作負痛之鬼。天之報施不爽毫髮。洵可畏也。

店主不禮

宋李元善屬文。赴省試。道過衢州。店主夢土地告曰。一明日有李秀才至。科甲中人。可善待之。明日李至。店主款待甚盛。給以盤費。

「李曰：『何厚愛如此。』」主人告以故。李大喜。因思登第做官。妻貌醜不堪作夫人。當更娶一美者方可。去後店主復夢土地曰：「李某用心不善。功名未遂。更欲棄妻。削去功名矣。」及李試回。店主不爲禮。生問故。曰：「土地知汝有棄妻之意。功名不可得也。」李乃大驚而去。按李元之欲棄妻。不過一念之私。神明却已盡知。削去功名。然則吾人發念之際。冥冥中已無微而不照。安可不慎。

革退舉人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殊絕。計欲得之。孝廉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某欲出妻。商于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三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携筆入闈。忘其脫稿之在內。搜者得之。以違功令。

杖責荷枷革退舉人。

假冒虛名

僞名士宋繼濂人呼爲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琅。酷似趙雪松。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爲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爲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爲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真。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故未得掄元。主司猶咄咄抱憾。會試亦因名重。遂提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曩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迨居鼎甲。遂忘

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真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拾諸地下。彼此抄襲。兩出不知。奏上。奉旨。如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尚可原有。宋繼濂。負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棄文。以爲已有。無恥極矣。著革職。宋遂終身不振。

神告勿取

台州舉人左蹕。赴禮部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賄若干。爲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今已減折祿算。幸無取也。遂黜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未幾蹕客死燕山。

行止有虧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輩。每日。一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一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也。壽六十。

受賄殺人

常州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甫畢頭場。卽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一言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一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各勉爲善事而已。一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倏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予曰。一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卽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今

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蓮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衷焉。一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受人賄賂

陳公才戊午應舉。夢一道人告曰。一子醉魁也。一陳好色。以爲譏已也。大怒。道人曰。一子真當得魁聯第。入中秘爲司諫。官至巡撫。一陳覺告表弟華子虔。華曰。一醉乃辛酉二字。應在來科。至辛酉果中。一會試不第。訝夢不驗。歸過濟上。恍遇夢中道人。引至大樹下曰。一。天數果定。轉移在子。子鄉舉後。所行五事。受人賄賂。致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保天之不奪爾福。從今修德。或保天年。不然且將奪爾壽矣。一言訖不見。後陳悔過遷善。僅以訓導終。

逢人詆毀

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獨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媿媿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詆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舌死。

恃才傲物

金壇某生。恃才傲物。一日課文畢。拍案曰：「豈有作此文而不飛黃騰達者。」是夕酒酣步月。意謂得志後。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關帝告曰：「神明晝夜糾察。爾祿籍甚高。今科應魁南國。奈爾既懷惡念。又吐狂言。已咨文帝。罰緩三科矣。」

後抑鬱而卒。

處館曠職

昔吳下一名士。年至六十外。一日語其妻曰：「我雖不得發達。幸一生處華館。得以成家立業。」是夜遂夢其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文昌削去桂籍。尙自誇口耶！」

誤人終身

明萬曆間。江南京口張生蚤蜚文譽。七試不中。禱文昌祠。夜夢帝君責曰：「天罰至矣。尙覬覦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殊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賭而鬪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積罄。

盡快快以卒。

誤人子弟 (一)

譚伯符潛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爲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服鮮華。爲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騰真。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爲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爲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于廟。祈夢。

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寢廊下。夢忠肅公。陞坐呼譚至前。怒責之。曰。一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受惡報。况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豕胎。受屠宰之苦。尙望科第乎。一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作乞丐焉。

誤人子弟 (二)

杭州沈某。少有文名。遊京師。富貴家多厚脯。延訓其子弟。沈爲子弟代倩文字。以誑主人。主人面試。則多方買囑。家人傳遞。雖童婢莫不賄遍。內外蒙蔽。與及門日事賭博。而取利焉。歲丁巳。及門斂金。援例南歸鄉試。宿泰安州東嶽廟下。夢神切責云。一受人厚脯。

誤。人。子。弟。死。期。已。至。尙。敢。冀。功。名。耶。一。命。筭。背。四。十。呼。號。而。醒。不。數。日。疽。發。背。痛。苦。中。自。供。劣。迹。至。鎮。江。歿。於。舟。次。

以此除名

江寧庠生郭某。崇禎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于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不得其死。以此除君名矣。』後郭果以貧賤終。

天榜除名

龍舒劉堯舉買舟就試。舟人有女。劉數調之。無由得間。至二場出院甚早。適舟人入市貿易。遂與女通。是夕劉父母夢神告曰。『郎君應得首薦。因所爲不義。天榜除名矣。』及發榜。闈巾果已擬元。

因雜犯見黜。劉大悔恨。後竟終身不第。歡娛有限。悔恨無窮。

科甲削盡

吳地某公子。欲姦一寡婦。與所契友謀之。友卽授之計。約某日往。屆期其父夢緋衣神告曰。一汝子當登科甲。因壞心術。盡削去。某友本貧賤。復爲人謀不善。甚矣謀之不臧也。向使力爲諫阻。則命本貧可富也。命本賤可貴也。何至受譴若此哉。可見天無絕人之路。而人自絕於天也。應寸斬其腸。一父驚覺。平時失教。懊悔無及。卽至書館。果聞此友哀呼腹痛而絕。公子漸漸發狂。披髮行市。卒不能救。

天削祿籍

拆婚

海鹽舉人鄭旦。復端簡公孫也。將赴禮闈。乏路資。適邑中有富戶。以婿貧不能娶。改婚他姓。脯鄭百金。乞邑合批照。卽日嫁女。旦復夢端簡公怒責之曰。一汝本應登第。今拆人婚姻。被貧士祖宗申

訴我極力救解。理屈詞窮。上帝已削汝祿籍。行且客死矣。可惜。可恨。一旦復驚寤。急欲挽回。而已無及。隨呼貧士以前。銀給之。使別娶。及計偕被斥。嘔血數升。卽附舟歸。不數程而病卒。

削盡祿籍

涎色

嘉靖中。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一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湊合。一遂禱之。是夜夢爲城隍所追。大加呵責曰。一何物小子。敢褻瀆若此。一命查其祿位。吏檢簿。陸某名下註甲戌狀元。邱某名下無所有。曰。一陸某當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一夢甫醒而館僮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果貧賤終身。

潦倒終身

濟陰王生素。好惡秋試。文甚佳。房師薦之。及填榜。忽失其卷。填畢。乃在袖中。房師大悔。召之。見許。以他事相補。未幾。房師轉銓部。生卽輸粟入成均。及赴考。房師正在選司。見生大喜。密令揀一美缺。借恩例預選。至期。房師以父艱謝事。越三年起復。仍補選司。生亦以年深應選。揀授一官。不數日。生丁母憂。房師憐其命蹇。乃薦之撫軍。爲西席三載。可望千金。未閱月。撫軍竟以事去。生憤恨成疾死。

父母飲恨

康熙甲辰會試。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庵。場事既竣。候榜於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衆昇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

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向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一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主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得病而返。迨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一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榜發則梁山高某應選。

路人視親

桐鄉某生幼聰慧。祖母最溺愛。稍不遂意。輒嫚罵。祖母及父母初不之較也。及長。惟婦言是用。視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科入闈。文甚得意。房官烏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若有人云：「此

不孝人不可中。一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書格言贈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見之涕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

凌虐寡嫂

秦簪園名大成。與其中表某赴會試。夜夢至文昌宮中。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某凌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奚可大魁天下。特上帝選才甚難。殿試已近。誰可易者。』關帝曰：『查後科何人易之。』申奏未遲。』有一吏捧冊跪進。文昌曰：『今歲且以秦大成爲狀元。惜功名豫得。未免減算耳。』是科秦果第一。某落第。未幾死。簪園主講平江書院。每舉以爲諸生戒。

荒淫者戒

吳郡諸生管靜山名英者工於詩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
狹游嘉慶丙子科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卽顛倒於秦淮妓館
及得病始歸病革時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
不死無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朱酉生
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知所擇
矣。

悔無及矣

清乾隆戊子楚北鄉試有士子某入闈忽見亡妻坐號舍中大驚
趨避他號妻復往焉如是者三不禁狂呼官詰其故以病發辭乃
扶出衆詢其無病狀怪而問之士悵然曰「此固由余薄幸亦緣

窗友某媒孽所致。今悔無及矣。一衆詢所以曰。一友與余少相諠。謂余妻不貞於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憤極自縊。未幾友見亡妻索命歿。今復見崇冤孽相尋。不可解矣。一遂絕意塲屋。以諸生老妻忿而縊。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爲南中名宿。雍正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曰。一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縊。嗣後入闈。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污。卽燭燬。每試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練熟文機。入闈日將夕。真草俱畢。復恐其攘取。乃藏束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一嘻笑曰。一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之爲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斷不容爾北上。一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於

家。

冤孽相尋

荆郡諸生某赴省試。宿逆旅。前夕。主人夢女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明日生適至。以爲蟾宮預兆。殷勤備至。生詢知其故。色頓變。卽束裝。主人挽留之。竟去。蓋生有婢名桂花。遭其撻死。知冤孽相尋。必爲崇場。屋決計歸。終身不與試。

碎磁刺喉

長沙吳志南。博古能文。尤精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席。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闈中。文頗得意。將出號門。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仆地而死。人皆謂其刀筆害人之狀也。

解帶自經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家有老僕。已歷三世。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僅獲八十金。計不敷用。仍令收貯。僕以身常出外。恐有失悞。因攜入館中。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貯。蔡納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笑曰：「師爺毋戲言相嚇。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爲汝家教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辨不已。蔡聲色俱厲。卽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息怒。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夜遂縊。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

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追解。帶自經。此人知覺。體已冰矣。其自供辭。衆爭錄之。以爲文人無行者戒。

爲惡不悛

李登魁鄉薦。屢上公車不第。聞葉靖法師有道行。往叩之。師卽上章叩文昌帝君。帝君使吏查籍。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拜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于獄。以此罪。展十年。繼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于訟。以此罪。又展十年。後長安邸中。淫良家婦鄭氏。恐爲其夫知覺。先陷以罪。坐此。竟削其祿籍。近又挑一室女王慶娘。上帝怒其爲惡不悛。已除其壽算矣。何望登第一師。悉以告登。登大慚。悔恨而死。

墮卷妒人

康熙丁酉。淮安兩生。一姓徐。名儁。爲人謹厚。一姓劉。名起。頗狡滑。皆有文名。平素交好。同寓應試。至入場同號。兩人喜曰。『可互相檢察矣。』劉見徐卷勝。已妒心忽起。持卷入人叢中。故意墮地。因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之。傍有一吏。不知何來。出袖中還之。是科徐中式。劉下第。

黜陟靡定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完。赴布政司取通關。忽見縣尹至省南門。撤儀從。止一青衣牽馬。謂糧戶曰。『汝且隨我入會議府一觀。』因隨之。繼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遂入府。見一尊官在上。府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史齎文書一通。置案上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既開榜。旁有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

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行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四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尊官舉筆抹之。以下復報某人得某罪。凡數名尊官抹之如前。唱名畢諭衆官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尊官擇九人呼寫本者速寫訖復諭符使曰：「月內二十五日進場速去勿誤事。」糧戶一一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其餘皆驗。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

物猶如此一書。係廣徐白勛太史所輯。內分一十四卷。計孝友鑑。忠義鑑。貞烈鑑。慈愛鑑。恤孤鑑。眷舊鑑。踐信鑑。守廉鑑。翼善鑑。救難鑑。誦德鑑。雪冤鑑。知幾鑑。通慧鑑等。總共數百篇。每篇加評加詩。一以物類之美德促進人類之覺悟。直是以護生之旨。包括五倫八德之大。而五倫八德之中。尤無處不以護生之旨為勸。誠字字血淚。即句哀音。殊足感天地。泣鬼神也。余於十餘年前。偶見太上寶筏圖說采錄。是書數篇。如時抄錄。認爲至文。不意於今庚承太史之同鄉林鍾時居士。投稿本報。偶引物猶如此之旨。勸世。余卽致函請林君代覓。旋蒙見惠一部。十年願望。一旦獲償。誠無限欣幸也。余日夜勞形。心苦莫名。惟校對是書。雖均屬斷腸之文。足堪令人墮淚。以無限欣校。先出二萬部。特價出售。而資普勸。所願人人手此一部。苟能時常翻閱。用特注意。化殘忍爲慈祥。轉戾氣爲太和。天下之大。是所望於仁人君子之廣播也。太原寒世子記。

上海
震飛路嵩山路
三層樓洋房
道德書局謹啓
電話七四二

海門陳鏡伊先生編

道 德 叢 書

●道之平治齊修● ●血心年十費耗●
 ●遺無中其羅包● ●書叢部一此成●
 ●面十數畫字生先亭一王有並頁數千計共部全●

另售模範人生觀巧談每冊各一角婦女故事家庭美德孝史官吏良鑒法曹圭臬民間懿行車人道德

模範人生觀 婦女故事 家庭美德 孝史 官吏良鑒 法曹圭臬 民間懿行 車人道德 考試佳話 巧獸之變 人獸之變 命相真諦 富室珍言 冤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學篇 立志篇 器量篇 事師篇 同學篇 | 交友篇 居鄉篇 還金篇 酒色篇 | 賢母類 孝女類 聖婦類 | 叔姪篇 父子篇 兄弟篇 | 孝親類 孝感類 顯親恩親類 | 尊親類 孝感類 顯親恩親類 | 清廉類 循良類 忠貞類 忠直類 忠實類 奸邪類 | 海濱官錄 職官律師 忠貞類 忠直類 忠實類 奸邪類 | 士農工商 儒醫工農 雜工類 | 商賈類 仁惠類 謀勇類 奸貪類 | 忠貞類 仁惠類 忠直類 忠實類 奸邪類 | 市鎮類 城寨類 好食類 | 上編三十五案 中編十二案 下編四十三案 | 上編四十三案 下編六十八案 | 上編盤其動物六十五案 下編人機動物六十四案 | 變善篇 定數篇 | 上編善例五十五案 下編惡例三十三案 | 探生篇 冤對篇 風俗篇 心丸篇 | 探生篇 冤對篇 風俗篇 心丸篇 | 冤孽 |
|---------------------------------|--------------------------|-------------------|-------------------|---------------------|---------------------|--|--|---------------------|--------------------------|---------------------------------|-------------------|---------------------------|------------------|--------------------------|------------|----------------------|--------------------------|--------------------------|----|

●全四十部加冊發獎一紙精美善一價定只一價一元郵費半●

發 行 所

上海霞飛路嵩山路三口樓洋房道德書局

【電話二七七八四號】

考試往話人贈之變命相真諦富室珍言冤孽每冊八分以上同樣購滿五冊八折十冊七折郵費外加

10
752982
(6)

0

752982

(6)